100

將愛麟整	將愛麟整隊張競生(**	文插圖刊第2、102 〕
將張兩人間恩怨軼事	一一次	
●沈 英 名		
「 性史 」 狂潮招來横禍	宜,略識文字的人,像買份報紙艘人手一册,時。性史為三十二開本不滿百頁的小册子,售價便	婚,地點是浙江軍事廳大禮堂。劉侯武接請柬後和該部宣傳處職員劉憲英女士(有名美人)將結
前在大陸任北京大學教授、校長、浙江省教	京滬好幾家大中學校佈告禁止學生購閱;但效果	往晤馬耐園說:「有發張競生請柬嗎?」馬說:
育廳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來台後任石門水庫	出作ティーニ 戸戸十三、三十二、一段上宮、そ相反。學生本無意購閱,却因看到禁閱佈告,引	王要夏司,副主安上登到台口,人用一是王多口「他在上海,我未發請柬。」劉告以張來西湖,
與六十多年前任北京大學教授,因寫性史毀譽滿建記會及農從會主仁享見的名粵老那喜鶥有二	,更人人要看。整個中國——尤其京滬一帶車站	婚禮。 「一個子」」。 「一個子」」。 「一個子」」。
全國的留法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張競生,有一段不	、碼頭、街邊報販、旅客手中觸目都是「性史」	時蔣夢麟任浙江省敎育廳長兼中央政治會議
尋常的怨結,知其事又知而不詳者極多。茲讀到	,形成「性史」狂潮。	浙江分會祕書長,也往參加婚禮與張同席。席散
大陸出版刊物載有張競生受中共折磨,及張氏死	筆者躬逢其盛,也讀過該書。其實那本書,	,張囘棲霞洞,忽來杭州醫察局幾名警察,將張
後得到平反的近事。因我於蔣、張二氏有許多間	哄動得太莫名其妙!內容係由幾位執筆者記述個	逮捕。張競生的親友聞訊,向警局質問拘捕張競
接、直接關係,特寫此文,以供中外讀者參閱。	人性生活經過,就中尤以一舸女士(聞係張太太	生的緣由,要求保釋,但不得要領。越日,革命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張競生是北大教	的化名)及小江平所寫較突出。在今日看來,算	元老張繼(溥泉),已有所聞,裝作有事至警局
授,因事發生磨擦、結怨,時北大教授留美派人	不了什麼誨淫書刊。可是張競生就因這小册子名	,見張競生繁獄中,趨問犯何罪?張答:「我也
數甚多(胡適係哲學系主任),留法任哲學系教	開全國,也因這小册子害得他一生好慘!	不自知。」張繼問警局局長,局長不敢隱瞞,說
辭職到上海,開設美的書店,刊行「新文化月刊授者,祇有張競生一人。人寡勢孤,張競生憤而	西潮自承無大臣風	即撥電話找蔣夢麟,問蔣:「你命警局逮捕張競:「奉蔣夢驎廳長條諭逮捕,罪名不知。」張繼
」、「美的社會組織法」、「性史」、「性育小」	民國十七年某月某日,張氏偕當時的太太褚	- 『易』と、女を悲情、「憂嬌む」「や舌、調生嗎?他犯什麼罪?」蔣答・「是的。他的性史
」哄動整個守舊的中國社會,引起衞道者口誅筆叢書」、「第三種水」等書刋。就中尤以「性史	士,現尚在台 ) 由滬到 西湖遊覽, 住棲霞洞, 路松雪女士( 卽寫「 花落春猶在 」 的著者褚問鵑女	是學術討論,怎算犯罪?應飭警局馬上釋放!」,有傷風化,故予逮捕。」張繼誘:一笑記!這
伐。	遇前兩廣監察使劉侯武,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蔣夢麟不敢違抗。張出獄後,卽赴南京,住黃仲
羣衆心理十分奇怪,越受指責的書刊越暢銷	總政治部組織處長馬耐園(立法委員,已去世)	瑜(時任僑委會祕書)家,擬向中央控蔣。吳稚

(22)

誌 雜 外 中

1.1.1

作者極多,不斷發現。中共刊物,近且多膽載, 有關張競生其人其事,數十年來報章雜誌寫 誌 雜 外 中

ć S

暉聞知此事,遂寫信疏解,這場糾紛才告平息。	華函校月刊,介紹給讀者。我在文末説・『西潮
這故事是我親聞劉侯武、陳素(立法委員)	』寫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戰後整個世界及中國
、黃仲瑜三位先生細說(陳素也是參加馬劉婚禮	起着劇烈變化,這些變化資料很多,希望蔣先生
的人)。民國五十二年我寫一篇「談蔣夢麟、徐	再運用他超人的智慧,豐富的學識和經驗,用他
賢樂婚變」的散文(發表於僑委會中華函校月刊	鋒利的筆尖繼續寫『赤潮』或『紅潮』。」
),批評蔣氏厧「無大臣之風」,時僑務當局以	民國五十一年蔣先生再將西潮交由世界書局
譏評當朝大官為不禮貌,恐惹麻煩。我說••「文	印行,又將拙文附於書後。再後更接納我的建議
<b>責我自負,蔣夢麟絕對不會找麻煩。」其實「</b> 無	,民國五十三年續寫「新潮」一書,但僅寫二三
大臣之風」這句話,是蔣氏在自著「西潮」一書	章蔣氏便逝世。
中寫出來的,事情經過是這樣。	所以我寫「蔣、徐婚變」而無所顧忌,有二
民國十七年蔣氏由浙江敎育廳長調任南京敎	理由:一我寫的都是事實,毫不虛妄;且劉侯武
育部長兼浙江大學校長。民國十八年中央大學易	、陳素、馬耐園、黃仲瑜、諸先生當時都在世,
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蔣氏與元老們意見相左	人證俱在。II蔣夢麟既把我的書評文字附印入「
,被迫辭職,他在「西潮」寫着・	西潮」,足見重視拙文;後又接納我的建議續寫
「我當時年壯氣盛,有所決策,必貫澈到底	「新潮」,決無找我麻煩之理。
一意孤行。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不肯通融,在我自以為勵精圖治,在人則等於	白髮紅顔桃色新聞
然來教育部,雙目烱烱有光,他老先生問我	民國五十二年春,傳播媒體發表了蔣(夢麟
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訟寃。據吳	)徐(賢樂)婚變新聞,中央通訊社且一破往例
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	不播這類社會新聞的電訊,故熱鬧非常。良以蔣
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厲聲說	係當代大臣,徐係中國軍事學家楊杰的棄婦,剛
道:『你真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囘	於兩年前與蔣以紅顏白髮相結合,織成美麗的桃
答説:『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第二	色新聞,但不旋踵而鬧婚變,且涉訟於法庭,故
天我就辭了職,囘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	引發社會大衆的關注。事情的經過,大略如下:
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	原來蔣氏原配早逝,民國十年,蔣的朋友高
僑務當局不知這句話是蔣氏自述出來的。同時,	仁山(北大教育系主任兼藝文中學校長)被張作
西潮一書,原由英文譯為中文,民國四十八年在	霖槍殺,蔣以友情照顧其遺孀陶曾穀女士,後來
中華日報分期發表後又發行單行本,一紙風行,	兩人竟結為夫婦。當時胡適以「一對新夫婦,兩
我讀完全文,以孟玉筆名寫篇批評文,發表於中	件舊東西」賀聯致賀,蓋指雙方都是第二次結婚

北上尋找新殖民地	軼	上刘雨事,焉将夭圭平跌事,汝潦之。現玍?作何感想?	這闋詞也發表於刊物上,不知蔣氏有無讀到	之。蔣不許,遂鬧翻。	恐蔣身後遺貲不能得手,乃逼蔣先給遺書以掌握	註二··報載,徐以蔣係高官,必有多金,	碧樓度蜜月。	註一:蔣、徐婚後,雙雙攜手赴日月潭住涵	,落盡徒悲觸。春意短,淚潛蔽。	任伊去	,先與遺書一来。(註二)早默計	二 煮瓦冷,夢回鰥獨。誰耐夜闌頻逼	疏什。鳞文未暖眉峯蹙。曾幾時,	,頭危危,再唱鳴驚曲。猶軟霧,	料正是,春風情熟。花甲重週還十	似玉。(註一)	河新浴。山水尚堪留韻事,涵碧樓	綺興營金屋。向紅顏,将鬚求愛,	用東坡韻)以紀,詞如下:	鬧離婚,哄動社會,我當時戲填一闋賀新郞詞	中研院長)向蔣勸阻,未獲採納。但結婚不久	高齡和五十餘歲之徐賢樂結婚。事前胡適(時	,語極雅謔!後來陶女士病逝,蔣在台以七十餘
	で見て	。現	「無讀到		以掌握	2金,但		7潭住涵		,嘆楊花	默計,	频逼取			還十六		涵碧楼前	爱		新郎詞(	始不久忽	過(時任	以七十餘

( 23 )

張競生言行,有時像小孩一様天真:他在上

說:「我今天由浮濱步行六十里到此,明早要步 後請你上戲抬演說。」他答應照辦。演說後,他 

						記	、刹	19	╞	P
長��主京名公室、十歳寺创黄岡、丁未革命	的我就不再說。	些別人不盡知的張的軼事,擇要說出。別人說過	故所知自較他人翔實,敢自信現在所要寫的是一	,我與張競生同是饒平參議員。有這五項關係,	藝,有膽有識,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伍抗戰後期	曾任廣東省府祕書,我任省府參議。褚女士多才多	四我與張之繼配夫人褚問鵑女士有同事之雅。褚	學生,有師生之誼。口我與張胞弟競秀是同學。	張與我係饒平小同鄉。凵張曾任金中校長,我是	但所寫有些不符事實。我與張氏有多項關係••↔

1.1

鄭國藩(前清舉人),著氣深沉,學校無朝氣	潮州最高學府金山中學(清時係金山書院)校	州晤汪。汪逖其入南方軍政府任職,張未許。	民國八年,張由法乘船囘國,經香港,入	哲學博士學位。	張之義勇,資助其赴法入里昂大學,凡六年,	和,張氏以祕書身分參加南方代表團。嗣汪因感	革命黨要人,也是孫中山先生重要助手。南北	大受感動。迨宣統退位,民國肇立,汪出獄,	,頻往探監。清吏以其係少年學子而聽任之。	探監送飯。張氏革命思想濃厚而胆大,不懼誅連	繁獄。罪不只可殺頭,且可誅九族,故無親友敢	攝政王主政,時革命黨人汪精衞謀刺攝政王不	人的事:清末代皇帝溥儀以孩提嗣位,由其父任	後再赴北京入北大就學。在北大時,做出一件	)就讀。嗣又赴汕頭入同文學校,始改名競生	後改瑞光小學,再改縣立二中,現為饒平縣政	的黄岡,饒平縣屬。非湖北之黄岡)瑞光書院	張競生原名公室,十歲時到黃岡(丁未革命	的我就不再說。	些別人不盡知的張的軼事,擇要說出。別人說	故所知自較他人翔實,敢自信現在所要寫的是
<b></b> ,	校長	。時	人廣		<b>,</b> 得	因咸	北議	,成	。王	訴 連	<b>友</b> 敢	小遂	义任	仟鱉	生。	政府	いう	甲命		說過	定一

2」。由汕經滬至北京,被4部別驅言,中有句 E:一 將4	山頭。全校學生到車站送行	黨之役)代理校長	F監( 即今之教務長) 李春涛	,且性又好動,乃於越年一百	風潮雖告平息,但張氏乎	合情合理合法・學生溺斃世	「而受刑罰之人」省敎育廳派	-前在台因寫韓愈在潮患花柳	高事學生首領郭壽華開除學師	1校長,幷聯合抗租之佃戶,	,			因此招致佃戶不滿。同時·	(氏長校後,另訂租額,并追	,不照時值增加,			中校產充足,汕頭市有整修	張到金中,銳意刷新,一	省方及張氏同意。	潮人聞張回國,紛紛表示歡迎他出長金山中學,
11.1.前文所述。 哲學系教授,後來便在北大昭	二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己見前文所述。	已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已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已見前文所述。 二見前文所述。	一、合情合理合法;學生溺難書 、自情合理合法;學生溺難告平息,但張氏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前在台因寫識愈在潮患花鄉 中有句曰:「將 將 一 與 潮 雖 告 而 受 刑 罰 。 全 校 學 生 到 里 始 之 秋 務 長 ) 子 春 浩 之 秋 秋 長 ) 代 聖 校 長 ) 代 聖 校 長 ) 子 春 浩 之 秋 秋 長 ) 子 春 志 、 の 長 ) 子 春 志 、 の 長 ) 子 春 志 、 の 思 世 又 好 動 , 乃 於 越 年 一 元 、 秋 長 ) 子 志 、 彩 長 ) 子 春 浩 二 世 又 好 動 , 乃 於 越 年 一 志 、 の 史 生 到 罪 告 不 息 。 の 内 同 に 一 、 う た 、 。 里 校 長 、 の 勝 世 一 天 志 、 の 長 、 一 末 志 、 一 年 句 曰 : 「 下 影 志 、 一 年 一 元 か 該 志 、 一 一 本 秋 長 、 一 二 一 下 に 、 一 一 一 本 で た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天 志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已見前文所述。 一見前文所述。	已見前文所述。 一見前文所述。 一人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已見前文所述。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已見前文所述。 一一一、 市 (1) (1) (1) (1) (1) (1) (1) (1)	已見前文所述。 一一一、按小社会、 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二、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已見 市 在 市 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已見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已見亦述。 本便在北京、殿生山 一支 が 大 市 を 市 で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見 性 又 好 動 、 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已見前文所述。 中有很多沙田,設校產管理委員 小田、一家便在北京勝 和頭。全校學生到車站送行 大田、一家一、一家一、一家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已見 一 之 校 學 監 ( 即 今 之 数 務 和 期 。 全 校 學 生 四 期 一 者 御 御 世 又 所 動 前 在 台 情 合 間 高 幕 等 生 ち 前 在 台 情 合 間 高 之 役 ) 片 新 融 一 和 初 の の た 長 校 校 次 、 月 間 第 高 二 性 又 所 動 り の 方 沈 赤 前 合 情 合 間 奇 式 和 前 の 一 の 前 た 合 情 合 間 の 一 の 前 新 合 情 合 間 の 一 の 赤 所 元 た 校 後 、 月 新 間 第 一 本 所 定 数 員 , 元 在 韓 前 常 前 合 市 在 台 て 気 前 新 記 前 の 一 元 前 前 前 二 本 が 前 の 一 の 一 元 前 前 二 本 前 の 一 元 元 前 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己記案,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文教 由 言 全 之 卽 又 潮 合 刑 台 生 , 同 方 體 招 校 祖 清 沙 產 到 友 所授 汕 , 校 役 今 好 雖 理 罰 因 首 并 籍 〕 育 致 後 , 末 田 足 中 丸 , 經 中 學 之 動 告 合 之 寫 爾 聯 冔 游 教 員 牙 所 定 史 氏 。後 滬 有 生 代 教 , 平 法 人 韓 齋 薪 抗 , 不 訂 時 數 校 汕 銳 來 至 何 到 理 務 乃息 ; 〉 愈 薷 抗 不 因 允 滿 租 値 額 產 頭 意 。 便 北 曰 車 校 長 於 , 學 省 在 華 租 不 因 允 滿 租 値 額 產 頭 意 。

24)

(

ہ ل

兼軍校政	我說:『我依約一點到此。』她指壁上掛鐘,已
訓處長劉	『你這人,不講信用,為什麼這時才來?』
治教官、	指我說
「願到軍	上已有幾個空碟子,顯已食罷。一看到我,用手
業)住廣	』遂將電話掛斷。我依時到茶樓,見她獨坐,桌
其第三任	了好久才說:『下午一時在惠愛東路某茶樓見。
中央後,	說··『我是張競生,有要事和你面談。』她沉吟
回頭	恐她不肯接聽。等她接電後,我認出聲音,高聲
	任職),我撥電話到省府找她,不敢先報姓名,
<b>-</b>	我無奈,又從台灣赴廣州(時褚女士已在廣東省府
見張競生	黄嘉對母親最孝順,心地善良,天性純厚。
是辦政黨	張。』他說·『須得媽媽同意,我不能作主。』
還是依舊	◦晤面後,他問我來意?我說 <b>•</b> □ 要你歸宗改姓
聞言笑笑	・我哭了。又追到台灣,他已在屛東台糖公司做事
説・『當	他先一天去上海;我到上海,他又先一天到台灣
。孫科問	到南京找我子(黄嘉,時已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
我的農民	氏,問他:「好久不見面,到那裏去?」他説:「
又到南京	民國三十五年,我移居汕頭。一日,路遇張
有一	要二: 島 男 夕 己 女
!」他默	要子霈宗已下女生
也好,張	行動,就是這樣飄忽。
辨認的記	要報告主任,他說,不必。就這樣走了。」他的
「爸爸。	天涼氣爽,正好夜行,明早八九點可到汕頭。我
果。我說	洗後要出門。我問他何故,他說此時明月當空,
?∟_爭	人,問勤務兵,他說··「張博士十一點起身,說
•『雌雄	他辦,絕對妥貼。」半夜後,我去看他,床空無
兒子歸宗	�� ,不能陪你, 這勤務兵留此 ,有任何事盡叫
遂向她道	,並派一勤務兵服侍他 , 對他說:「 我另有他
是二點。	行九十里到汕頭,得早點休息。」我安排他住宿

(軍校政訓處長),劉氏同意,轉告軍校副主任[[]],至後國主義(劉明代]),第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	第三任太太黄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畢	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偕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政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	黨搞政治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本不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 競老你	··『當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孫科	孫科問我••『貴黨何時成立?多少黨員?』我	的農民黨也要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名額	到南京,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說	有一回,我問張競生何久不見?他說。「我	」他默默點頭。	好,張嘉也好,何必固執?這點你未免看不通	認的記號,他叫你爸爸,便認是你兒子,黃嘉	爸爸。」我說:「得了,人的姓名,只是給人	。我說・「	」」爭論了很久。我問他結果怎樣?他說無結	『雌雄相配才能生子,他沒爸爸妳怎生得出他	歸宗張姓	。」她問什	仁點。我摸出袋錶・秒針不動,原來錶早停。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政	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数官、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力官並用聰明絶頂 一日,我問張競生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 中八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 一日,我問張競生時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一日,我問張競生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要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新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の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大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之子,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廣州人,廣東高 中代,张根 王子,兩廣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新政黨搞政治材料。」他笑笑。從這些事 辦政黨搞政治材料。」他笑笑。從這些事 要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了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二年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新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兴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b>五官並用聰明絶頂</b>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新至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皇侯、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牛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新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史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b>五官並用聰明絶頃</b>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際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牛 。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天官 並用聰明絶頂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五官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代、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牛 人,廣東高 大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大大黃冠南女士(大太黃冠南女士) (廣州人,廣東高 大大黃冠南女士(大太黃冠南女士) (廣州人,廣東高 大大黃冠南女士) (一日,我問張競 大大黃冠南女士) (一日,我問張競 大大黃冠南女士) (一日,我問張競 大大黃冠南女士) (一日,我問張 大大黃冠南女士) (一日,我問張 王年,兩廣	願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原到軍校任敎官嗎?」(軍校有軍事敎官 意案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案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日,我問張第二年,亦根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五官並用聽時(約) 一日,我問張第 一日,我問張第 一日,我問張第	頭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 那政黨搞政治材料。」他笑笑。從這些事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人, 個. 一日,我問張第二作,你根 一日,我問張歲生 。 一日,我問張歲生 。 一日,我問張歲生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記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鹿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鹿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鹿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王官並用聰明絶頂 三年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士。 書案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之代書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一日,我問張戴」。」 王官並用聽明絶頂 」 他默默點頭。 」 一日,我問張貴。 二 二 一日,我問張美 。 二 二 一日,我問張 一 一日,我問張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明 一 同 明 和 告 之 法 院 是 、 一 四 , 一 四 , 一 四 , 四 四 一 四 , 四 四 四 四 四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之健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 的農民黨也要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了自職點點頭。 了個點點點頭。 了自願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嚴 書案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鏡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鏡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鏡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鏡老 記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嚴 個幼稚園學生。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五官並用聽明是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第二 一 他默默點頭。	願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數官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等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之健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之 等 。	<b>願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教官職到軍校任教官嗎?」(軍校有軍事院他叫你任何答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說:「得了,人的姓名,只是。 到南京,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 的農民黨也要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了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在官並用聰明絶頂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院長) 也默默點頭。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王作,你根 書、翻譯工作,你根 書、 一日,我問張意 上,你 一日,我問張 意 生 一日,我問張 意 生 一日,我問 張 堂 生 一日,我問 先 一日,我問 張 是 之 一日,我問 張 是 一 一日,我問 張 是 之 一 時 任 一 名 之 一 先 一 日 , 我問 " 『 堂 然 啦 , 是 他 一 四 , 一 四 , 一 四 , 一 四 , 一 四 , 一 四 一 四 , 一 四 一 四</b>	願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數官 開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數官 開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數官 要先、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也默默點頭。 」)住廣州,我們職人,廣東高 要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超 書案樂時,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我時任立法院長) 的農民黨也要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了,人的姓名,只是 一個默默點頭。 」 一個默默點頭。 」 一個默默點頭。 」 一個默默點頭。 」 一個默默點頭。 」 一個 一同,我問張競生何久不見?他說: 「 篇 二 一一一,我問張 一一一,我問張 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我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願到軍校任数官嗎?」(軍校有軍事数官、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 到軍有一回,我問我常人。」他說:「你晤責嘉時他叫你爸爸。」我 記:「你晤責嘉時他叫你爸爸,便認是你兒子, 意之好,張嘉也好,何必固執?這點你未免看不 」他默默點頭。 」 一個,我問我:「你晤責嘉時他叫你什麼?」他說 意業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是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本 了 了 當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 我 說:「驚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 我 問 頭 再 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 廣 歸 工 官 並 用 聰 明 絕 四 一 曰 ,我 問 張 完 后 ,
川丁嘗寛二悪悪可以。」我遂向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師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時問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歸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央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の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中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也一,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 。 " 書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史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說生」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史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就生」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史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之子)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史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王官並用聰明絶頂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包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注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與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也與我代,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說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說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說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天官並用聰明絶頂 回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要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之依舊致力建設及著書、翻譯工作,你根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言笑笑,不作任何答復。」我說:「競老 一里,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眞,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一里,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同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到南京, 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 到南京, 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 到南京, 晤孫科哲生(孫時任立法院長)	有一回,我問張競生何久不見?他說: 有一回,我問張戴生何久不見?他說: 有一回,我問張戴生何久不見?他說: 有一回,我問張先」 有一回,我問張先」 有一回,我問張先」	」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他默默點頭。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先」 「 一日,我問張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日,我問 一一一,你根 一一一,你根 一一一,你根 一一一一,你根 一一一一,你根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 住 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 生 低 大 大 長 一 一 明 弗 記 號 一 世 小 果 二 世 加 明 和 問 明 先 二 世 二 一 信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啦 , 電 然 世 明 純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 の に の に の 、 の に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に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に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の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し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に 、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一 の の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の 、 の し の の し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し の 、 の た の 、 の た の 、 の の こ の の こ の た の 、 の た の 、 の た の 、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た の の の の て の た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送爸爸。」我說:「得了,人的姓名,只是 一日,我問張競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張之 一日,我問 " " " " " " " " " " " " " " " " " "	)住廣州,我們常見面。一日,我問張競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史),也未招戴員。」 注 「當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 孫科問我:「得了,人的姓名,只是 三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書笑笑,不作任何答復。」 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便認是你兒子, 他戰點頭。 二官並用聰明絶頂 二官並用聰明絶頂 一個,我問張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一個頭再說一件小事:民國廿五年,兩廣 一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他 他,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他 一日,我說:「競老 一日,我說:「一一日,我問張歲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 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張先 二個,我說:「一個,我問,一日,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我問,一日,一日,一日,我問,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一日,	」」爭論了很久。我問他結果怎樣?他說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要後,我任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憲 」他默默點頭。 」在廣州,我問張號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張競生的天真,直像個幼稚園學生。 正官並用聰明絶頂 五官並用聰明絶頂 二官並用聰明總 二十一,你時,你是子, 都譯工作,你是一,你根 二十一,我問張號上,一,一, 一,我問, 一,我說, 一, 一,我說,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雌雄相配才能生子,他沒爸爸妳怎生得 。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治麼東 之一時,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治麼 之一時,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 了。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 了。 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便 認的記號,他叫你爸爸,便 認 的記號,他叫你爸爸,便 認 告 一回,我問 號 一一回,我問 號 一一一,我問 。 之 一一一,我問 。 一 一一一,我問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子歸宗張姓。』她說:『他沒有爸爸。』 一日,我問張意 第三任太太黃冠南女士(廣州人,廣東高 與一人,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他 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個. 要一一一. 要一一. 要一一. 要一一. 要一一. 要一一. 要一一. 要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今歸宗張姓。』她問什麼事面告?我說:『我 『雌雄相配才能生子,他沒爸爸妳怎生得出 。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 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我 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爸爸。」 我說:「你晤黃嘉時他叫你什麼?」他 認的記號,他叫你爸爸,便認是你兒子, 意 之一回,我問張競生何久不見?他 說:『當然啦,還未成立,也未招黨員。」 我 說:『貴黨何時成立?多少 真 ? 一 回 頭 再 說一 件 小 事 : 『 當 然 啦 , 置 驚 生 的 天 信 並 用 聰 明 絕 [ 二 一 一 四 , 我 問 我 問 張 二 告 一 回 , 我 問 張 二 " 告 一 回 , 我 問 號 二 " 告 一 回 , 我 問 張 號 生 何 久 。 我 問 號 二 " 你 告 黃 齋 時 他 一 朱 成 之 , 人 的 姓 名 · 只 子 。 " 院 " " " " " " " " " " " " " " " " " "

之人, 之人, 之人, 之人, 之人, 之人, 之人, 之人,	務全由娻芝馨負責。),凍謂鄆交學員生官兵二陳芝馨( 時廣州軍分校主任陳誌,只是推名,校
--	---

誌 雜 外 中

誌雜外中 1-12

Jula

號中外雜誌社帳戸。歡迎購閱。	等篇。全書分裝釜冊合售叁百元,勤	<b>壯山河。</b> 榴花紅咖
• 齐 麻	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早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	軍。幾時歸夢到了。戰時的訓練工作
を 西線 T 安 毎	烽烟驚客夢。 戎馬馳驅十五年。 聽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 撫孤自苦井	有歴記。「かれ」
·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 砾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 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祕書,	王龟書而哭,戴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上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外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	· 女生賣者,主主 委會戰幹團訓育主 作家諸問鵑女士 ·
名加	洛春猶在餘	褚問鵑著花
	好書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
語堂任主席;考古學會,馬衡任主席。	中國民盟前領導人章伯鈞與張競生素識,有	,料想必不勝嘆惋!
;風俗調查會,張競生任主席;方言研究會,林	?	時女上及曾在農復會供職之黄嘉先生,讀到此文矢,不久長禿去忙。 大約 ナリン アイネービー
作人	·,征途甚遠同舟濟,游子有誰不憶家	1、下加是紫星县?-是矣是矣?-現乃在台的褚問。後有若干人士先後詞詩悼之。 引意 生きこう
如、馮沅君、褚問鵑。國學門又附設歌謠研究會、克思、名思、名思、日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王子子	「鎮海樓高望眼夸,沉沉暮靄日西斜	夏雪雪之上七发永寺卓念。長遼主泉下有詞論會。
、長魚、容夷、鄰天延、商承祚、董作賨、陸侃、林語堂、伊鳳閣、劉半農担任。研究生有羅庸	煌(黄希悠)一首曰:	既生博士誕辰百周年紀念會,并舉行張博士學術
,先後由陳垣、馬衡、王國維、羅振	又乍眞每婁(即廣州硯音山上五層樓)和伯	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縣人民政府隆重舉行張
兼所	° - 1	
民國十一年北京大學成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何當直搗黃龍府,金漿玉液共慶功	白的愛國民主人士、哲學家、翻譯家、生平著作
附註	「分手贈劍氣如虹,南下滄海斬黃龍	民國七十三年中共爲其平反,說他是全國知
° _	,另有贈王浩眞一首曰··	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何當脫胎换骨後,星際遨遊還許參	張競生偶也作詩,除上文所舉訪菊園一作外	曲寸(鳧平一小山村落)勞作。越年六月十八日で役別州北區古新北門「コーフィオーナオデー」
「花甲逢春又十三,滿頭拗發猶如簪	豪氣干雲個世代詞	奚
1		<b>長競生的伔痛之淸,可以概見。文革時間,</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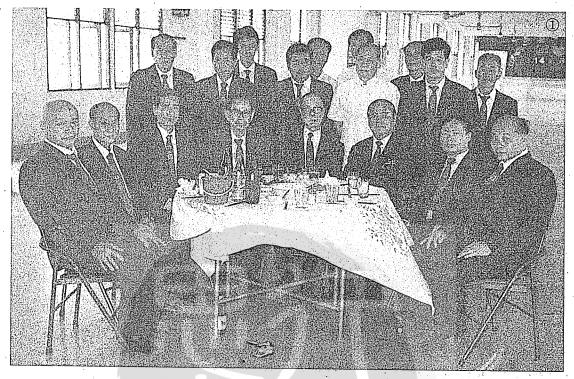
(26)

頁 畫 外 中



2)

(



沈英名「蔣夢麟整慘張競生」挿圖(文見22頁)
 ①作者(前排右四)在泰國接受沈氏宗親總會全體理事的歡宴。
 ②作者(前排右二)與旅台潮州金山中學部分同學合影。

